

冻雨

◎余清平

春节前，冻雨终于过去，大坪村的村民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年。可刚过完春节假期没几天，天气预报说又将冻雨，这可把大坪村村委会干部小葛愁坏了。

要知道，年后，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，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了。而且，村中的民居散落在各个山坳里，距离远，路难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如果供电线路出了问题，一停电，留在村里的人可就难了。

愁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得赶紧行动起来。

小葛第一时间在村民微信群里发通知，告诉在家的村民准备做饭用的木柴、烤火的木炭以及照明蜡烛等，没有的就尽快到村里领。接着，她逐家逐户落实人数，嘱咐尚未外出的年轻人帮助各组的老人和孩子。这几年，村里的大多数危房已经拆除重建，唯有几家的房子尚未盖好。小葛找到村主任，说：“主任，有几户人家的房子正在改旧建新，还没建好，建议把他们接到村委会来住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好，小葛，你落实清楚情况告诉我。”

大坪村的村委会只有两间办公室，一间是处理事情用的事务室，另一间是村主任办公室兼会

议室。好在年前准备的那几副铁架床还可以使用，小葛与村主任分头行动，她负责登记在建户的人数，村主任负责搬挪办公桌，腾出空间摆铁架床。小葛很快就统计好了人数，但令她发愁的是，需要安置的人比预计的多了十几个人，这些村民打算过了元宵节再外出务工，所以床位不够。

小葛说：“我家有沙发床，我哥外出了，他家里的床也可以搬来用！”

村主任一拍脑袋说：“看我这记性！我家也有空床，可以拉来派上用场。”

两个人说行动就行动。村主任用自家的农用车，与小葛一起拉来了床，然后又去接村民。吃饭问题也好解决，小葛把家里的炊具全部拿来，挽起袖子做饭炒菜。村委会里暖融融的，村民们交口称赞，说村干部办实事真是贴心。

就在大家感叹时，从外面走进了三个人，是村民周民一家。他家离村委会有八里山路，本来他们是去市里坐火车赴外地，路上听到有冻雨就返回了。眼见天气这么冷，冻雨说来就来，回家已不现实，又没有多余的床位，怎么办？

小葛安慰周民和家人不要着急，她把村主任拉到一旁，说马上去把她哥家的主床拉来。

安顿好村民后，小葛每隔两小时就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一次村里的情况，好让在外的村民安心工作。

两天后，冻雨来得比年前更凶猛，一处山路上的电线被断树压断导致停电，村民顿时惊慌起来。

“大家不要慌，我们准备了蜡烛、木炭和柴火。”随着小葛的话音，房间被烛光填满，“村委会还准备了发电机，主任现在已经发电去了。”

村民们听了，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。不一会儿，发电机声响起，电灯亮了，大家忙着用手机联系远方的亲人，报告平安。

几天后，冻雨终于过去，村民无碍，村里也没有损失。

晚上，小葛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。哥哥急得直吼：“妹子，我刚刚知道你把我家主床拉来给周民家睡！你不知道风俗吗？主床给别人睡，那是要走倒霉运的！”

“哥，不要生气，你的床是我在睡，周民家睡的是我的婚床。”“啊？那妹夫知道不？你们可是新婚呀！”“哥你放心，你妹夫永远支持我的工作。再说，那旧风俗，也该破一破了！”小葛的声音，从她的耳朵里传到了心里。



葵花海诗情

◎赵平

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”年少时读汉代乐府《长歌行》，囫圇吞枣，不求甚解，自以为诗中的葵就是葵花。后来，经过长辈指点，方知诗中所言之葵实为一种蔬菜。哑然失笑之余，对葵花的印象倒更加深刻了。

及至年岁稍长，读到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代表作《团泊洼的秋天》，尤其喜欢其中两行诗句：

“高粱好似一队队的‘红领巾’，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；

向日葵摇头微笑着，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。”

两行诗句合辙押韵，朗朗上口，反复诵读，心潮激荡，脑海里不断浮现电影中看过的广袤原野，原野上茂密葱茏的高粱地、葵花海，一幅天苍苍、野茫茫，彤红喷薄的朝阳映照壮阔大地的景象，让我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

前些年一个夏天，我终于在河套平原见到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葵花海。

那天，我们在阴山之麓的公路上疾驰了一个上午，临近午间经过一座村庄，从村头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大片庄稼地，密密麻麻地种植着正在盛开的葵花。车上众人一阵阵惊呼，请求司机靠边停车，即便忙着赶路，也一定要下车观赏一番。

司机是当地人，外表五大三粗，却很是善解人意，在他眼里，这样的葵花海早已不是风景了，但他非常理解我们的惊奇和喜

悦，把车稳稳停到路边，还给大家预留了半小时拍照赏花的时间。

在欢声笑语中下车，我和同伴小秦急不可耐地跑进这片葵花海，与正在枝头招展摇曳的花神尽情嬉戏。

河套平原的天空蓝得叫人心醉，大朵的白云在天上不断变换着游走的形态，正午的烈日又让广阔的葵花海呈现出丰富而凝重的色彩，叶更绿、花更艳。

徜徉于纵横阡陌的花田小径，数不清的黄澄澄的笑脸簇拥在我的周围，活像一群群叽叽喳喳、七嘴八舌的小精灵争着同我讲话，让我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一阵阵轻风吹拂，一阵阵花香扑鼻，一朵又一朵或烂漫盛开、或含羞待放的葵花火辣辣地环抱着我，时有嗡嗡作响的蜜蜂、蝉翼轻盈的蜻蜓往来翻飞，穿梭凑趣；放眼四顾，金色的花海一望无际，波涌浪翻，激起我心海里浪花重重。

小秦笑着问我，平日里你不是喜欢读诗写诗吗，即兴来上几句如何？

是啊，这北方田野上的雄浑与柔美，花海中透出的青春的蓬勃、生命的张扬，实在触动心弦，催人放歌。我沉思了片刻，缓缓吟出四句律诗：

“葵花朵朵向阳开，置身花丛喜开怀。群芳荟萃展笑颜，夸父后人追梦来。”

小秦拍手叫好，连称好诗，好诗。

我笑了笑没作声，心想这算什么诗，无非非兴之所至，聊作应景罢了。这片葵花海才真正是一首诗，一首深情壮美的大自然赞美诗。

惊蛰之韵

◎钱续坤

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爱屋及乌的缘故，我总觉得春天的真正到来，实际上在于惊蛰的那一声醒雷。

那雷不能再早，也不能太迟，仿佛一辆准点的列车，轰隆隆地自南方呼啸而来；而下车的，就是那些淅淅沥沥的春雨。

那雨似乎是客居他乡的游子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旦回到久别而热恋的故土，一个个闪烁着亮晶晶的眸子，喜不自胜地连蹦带跳，纷涌着奔下云的车厢，各自寻找幸福的归宿。于是，家家户户的窗棂上，都噼噼啪啪地响起了欢快又热情的叩击声；于是，沉睡了整整一个隆冬的乡村，在这个夜晚，彻底地失眠了。

我似乎是在睡梦中，被那轰然而至的春雷唤醒的——那雷，明快嘹亮，亢奋高昂；那雷，最懂得农人的心境和时令的珍贵，每次都是来匆匆，去匆匆，只奔放地响过三五声便戛然而止；它带来的春雨，落到半宿便也突然打住，没有夏雨的喜怒无常，也没有秋雨的缠绵悱恻。

和着那雷声的，还有我的懒腰和哈欠。臃肿的冬衣不再穿了，皮鞋鞋也收进了柜子里，这使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精神立刻焕发出来，心里蓦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：快到野外踏青去！

田野里只有返青的麦苗，绿色尚未成为大地的主宰。不过，煦暖的阳光，让我油然升

起许多新鲜的感受。首先，那扑面的空气，比昨天的似乎要清新温馨许多；还有那升腾的地气，如烟似雾，袅袅娜娜，仿佛想给刚刚睡醒的村庄轻轻地擦把脸，或者淡淡地梳个妆。

推开柴门远眺，先前光秃秃的树枝，竟然在一夜之间，披上了一层绒绒的新绿；沟壑和道路两旁，小草争相破土而出，连片的青色像报纸的头条一样醒目；当然，点睛之作还有枝头上的鸟鸣、村子里的鸡啼、院子内的犬吠……尤其是那些油菜花，早已把所有的苞和蕾，呼啦啦地绽开了，她们摇着婀娜的身姿，举着杏黄色的小旗，俏皮地站在山坡上、河岸边，不时询问过路的风：“你们看见春天了吗？春天在哪里？”她们还不知道，自己就在那可爱的春天里！

有人说，惊蛰不仅仅是雷声的事情。的确如此，雷声响了，蠢蠢欲动的还有蛰伏的一个寒冬的虫子。在泥土里穿梭的蚯蚓，在池塘边鸣叫的青蛙，全都精神抖擞，使春天这张报纸的版面顿时鲜活起来。无怪乎作家苇岸这样感叹：“到了惊蛰，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

也许是远眺的时间长了，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双脚，已经植入大地的深处，并且长出了粗壮的根来——有了惊蛰友善的提醒和春雨酥绵的润泽，我想，总有一天，我会长成参天大树的。

人如腌鲜

◎郭华悦

要“腌渍”得当，最根本的是要少糖而多盐。再有才华的人，终日沉迷于甜言蜜语的“糖衣炮弹”中，晕晕然不知所以，最终只会如放多了糖的腌料，还未抵达彼岸，内里就已腐烂变质，面目全非，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

从新鲜到腌渍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盐的运用。盐，能去腐防变质。于人于菜，都是如此。一个有才干的人，要更上一层楼，就得学会用盐“腌渍”自己。忠言逆耳，却能画龙点睛。一个人，在盐一样的环境中，才能将自己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，从而补缺扬长，高歌猛进。

两个人的交情，也得学会“腌渍”。好的交情，光靠好听的话、好看的表面文章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一段交情，要长长久久，就得学会未雨绸缪，而“腌渍”，就是为日后筹谋的方法之一。太多娇情的糖分，会消耗双方之间的热情，是大忌。取些美好，抹上盐巴，“腌渍”起来，置于心间。当最初的鲜味褪去时，时不时取出点慢慢品尝，是一段交情细水长流的法门。

腌渍，于时光之中，将美好封存收藏，现时保鲜，日后亦不乏味。

杂言漫谈

一堆菜，置于案上，叶绿茎白，脉络间似乎都流淌着活泼泼的生意。一时吃不完，又不忍心浪费这样的美好，怎么办？

腌起来。一层菜，一层盐，腌好晒干，便成了可下饭的咸菜。用盐这样的味道，将蔬菜活泼泼的美好，封印了起来。待到日后，取出，切碎，慢慢享用。

菜是如此，鱼和肉也一样。哪怕腌渍的方法不一，但有两点却是一样的，一是不管什么做法，大多得以盐咸为主味；二是，腌渍的目的，无非都是为了将眼前的鲜活，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下来。

一个人，有时也得学着将自己“腌渍”起来。

有才能的人不少，称得上成功的人却不多。一个有了某方面的天赋和才干，算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踏进了门槛。进门的人虽多，能抵达成功的人却少，其中的差别便在于是否能将自己妥善地“腌渍”起来。

都市里的他乡客

◎黄宏宣

初识武力，是在劳务市场，和多数人一样，他是一位不起眼的农民工。如今，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。

武力是个油漆工，因为办公楼要装修，我们找到了他。他的坦诚让我意外，因为他造的预算比我们的心理价位还少了3000元。

工程验收那天，我们非常满意，付完工资，时间已到正午，就想请他们吃顿饭。见我们诚心诚意，几人爽快地答应了，可六个工人跟着我们跑了七八家饭店，就是摇头不愿意进去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其原因，憋了半晌，武力才吞吞吐吐地试探：“老板，你今天准备花多少钱请我们吃饭？”我诧异道：“现在呀，咱们这些人吃顿饭没有千儿八百肯定不够，还不算烟酒。”“那这样好吗？这附近有大大排档，消费不高，这顿饭我们领你的心意了，省下的饭钱你转些给我们，行吗？你看呀，你们省了一笔钱，而几百元也足够我们六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。”

听了武力的话，我心里顿时难过来，真不知说什么好。几百元就够他们六个人一个月的生活

费？当初做预算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多造点？办公室刘主任见此情景，愣了半天，猛然清醒，一把拽着武力的双手：“吃吧！哥们，今天我请你们吃顿好的，喝两瓶好酒，因为你们为南京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还有，除工资外，我们饭后再给你们2000元当生活费，算作奖金！”

惊喜之余，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像一群孩子。饭桌上，有点醉意的武力告诉我们，他们在城市里什么苦都能吃，就是有两怕，一怕城里人鄙视的目光，二怕年关，担心不能按时拿到那份微薄的工资，无法为许久没有见面的父母、孩子、妻子买几件过年的新衣服。

多么朴实的农民工呀！他们的日子过得如此艰辛，却一直善待生活的每时每刻，没有虚度人生。他们活得那么实在，那么有意义，那么堂堂正正。

城市因为他们而美丽，因为他们而精彩，因为他们而更加充满活力，他们对城市的奉献是毋庸置疑的，他们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，他们的情操是值得尊敬的。

琢磨之心

◎程应峰

治玉为琢，治石为磨。所谓“琢磨”，就是雕刻和打磨。

《荀子·大略》有云：“人之于文学也，犹玉之于琢磨也。”好的文字，往往是反复琢磨得出的。同样，出类拔萃的人生，也常常是被不寻常的经历琢磨出来的。被生活琢磨过并脱颖而出的人，拥有不同凡俗的精气神。尘世之间，有所成的人，大抵都有一颗琢磨之心。

韩愈说：“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意思是成功需要不断地思考和琢磨，不仅仅是把前人的知识装进脑子里，更重要的是善于反刍置疑，凡事必问一个为什么。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“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它的重量成正比”的观点，提出了“自由落体定律”，就是不迷信，善质疑，用心琢磨的结果。一个善于琢磨的人，为了做好要做的事，会自觉地将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个人的需要和准则，并用来自我支配自己的行动，从而融入创造性的工作。

然而，光有琢磨之心是不够的，还得看有什么样的心灵走向。有的人，只琢磨事，不琢磨人；也有的人，只琢磨人，不琢磨事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两个职场新人同时进公

司，都从事销售工作。一个平时风格低调，从走上工作岗位起，便竭尽所能地收集资料，和客户电话沟通，和同事交流销售经验；另一个则显得八面玲珑，不是夸女同事的衣服好看，就是与男同事攀谈套近乎，更不忘抽时间陪部门领导吃喝，看似颇有人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前者业绩飙升，后者成绩平平。一年后，一个担当重任，一个原地踏步。人事部经理因之感慨说：“进入职场，首要任务是充实自己，干好工作，做出成绩，而不是将太多精力花在拉关系和附和领导上。要多琢磨事，少琢磨人。”

君子琢磨事，小人琢磨人。所谓“小人琢磨人”，是指这类人更倾向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琢磨人际关系上，谁有什么背景，谁有什么喜好等，他张口就来。在此基础上，他有目的、有选择地溜须拍马，投靠依傍。这样的人，不愿脚踏实地、专心致志地工作，总想着投机取巧，走“终南捷径”。这些琢磨人的人，在琢磨事的人的眼里，往往被认为是心术不正之徒而敬而远之。琢磨事的人，是明智的人，是努力奔赴理想的人；琢磨人的人，看似事半功倍，实则事倍功半，一不经心，还可能断送了本应当明媚美好的前程。

春的词性

◎梅春

春，有人说是名词，万物复苏的象征，生命之始，希望之源。

春，有人说是形容词，温暖而明媚，柔和而生机勃勃。

春，有人说是动词，是生长，是变化，是无尽的生命力。

春，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是大地苏醒的时刻。它如一位慈母，轻轻抚摸着大地的脸颊。

春，是生命的盛宴，是希望的田野。它如一位诗人，吟咏着生命的美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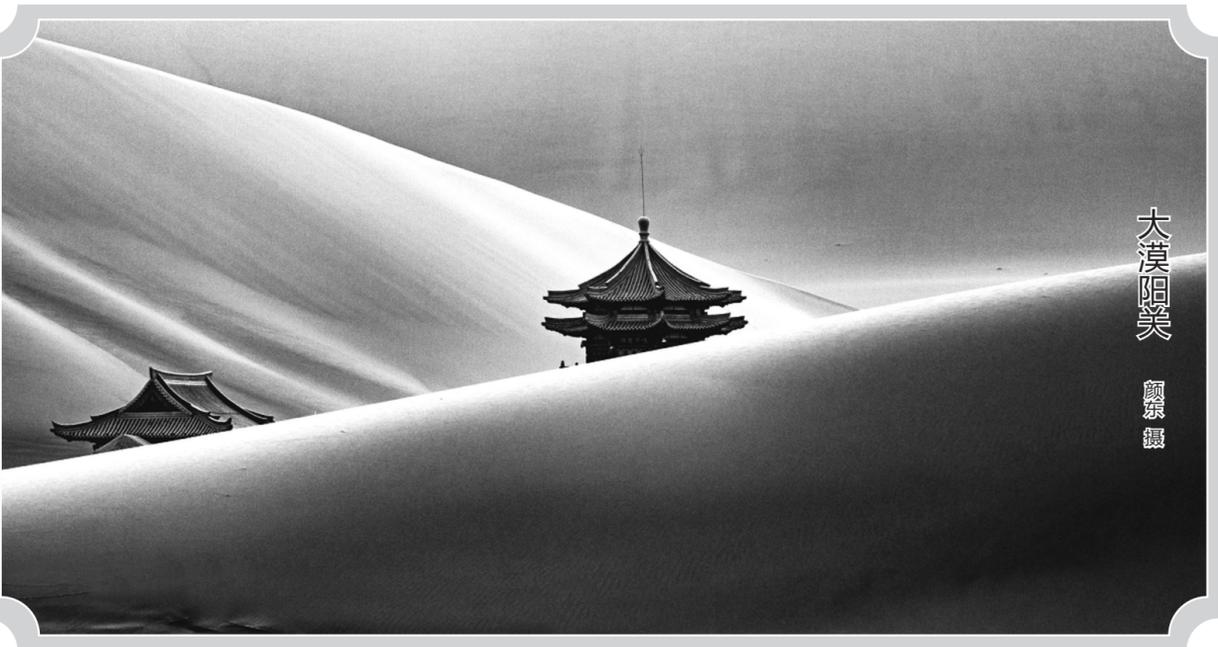
春，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，是生命的源泉。它如一位画家，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着世界。

春，是一首未完的诗篇，是一幅无尽的风光。它如一位舞者，在生命的舞台上翩翩起舞。

春，是生命的奇迹，是希望的火种。它如一位勇士，无畏无惧地面对着生命的挑战。

春，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，是生命的力量。它如一位智者，深邃地思考着生命的意义。

春，是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是一个温馨的家。它如一位爱人，深情地守护着生命的珍贵。



大漠阳关

顾霖摄